

國家圖書館藏

綫裝書局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軼事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幼年之軼事

侮虐其師 牛夫人之授讀 山東之行 練習拳術 責邑宰以大義
寄居揚州 爲同學捉刀 飲啖有兼人量 與富家兒冶游 金陵涸跡
窺探西婦 計打西人 喜雪不平 丁艱返里

第三章 微時之軼事

項城質性之不馴 喜作奇橫制藝 項城好騎馬 作詩有奇氣 拳擊
石獅爲戲 與市井少年爲友 侈談戰略 項城受地師之給 刀筆中
求生活 海上之落魄 項城發軔之始 項城進身之又一說

第四章 駐韓之軼事

至朝鮮之原因 殺滋事之兵士 納高麗妓女爲妾 項城有煙酒癖
中日啓覺之由來 項城嗜賭 送大院君歸國 爲駐韓商務委員 居
袁世凱軼事目次

袁世凱軼事目次

第五章 練兵及變法時之軼事

王英楷之資助 結交榮祿 新農鎮練兵 不喜公羊氏學 阮忠樞之
入保皇黨 八月一日之上諭 德宗之密詔 林旭知袁世凱之反汗
袁世凱之告變 德宗之幽瀛臺及六君子之死國 德宗崩後之疑案

第六章 東撫之軼事

任東撫之原因 拳匪與山東之關係 不爲拳匪所動 拳匪起事於高
昌 計殺大師兄 嫁禍鄰省之毒計 迎養生母於任所 毒計殺妾與
其僕 擢兵弁爲管帶 預料匪亂之結果 李鴻章保獎項城 滑稽懲
狎妓之屬員 殺有權力之訟師

第七章 督直之軼事

兩宮回鑾及袁世凱之大結交 平匪徒景廷賓及當時之輿論 劉太夫
人之歸葬 九江祭劉坤一 總督署之刺客 狂生之上書 袁世彤致

兄書 金媛媛之死

第八章 外尚之軼事

操縱奕劻 利用振貝子 金錢勢力 與張之洞之惡感 梁士詒之知遇 滇邊交涉之秘史 與李蓮英之一夕話 借款與鐵道之利益 兩宮崩駕後之項城

第九章 歸臥之軼事

稱帝之野心伏於此時 罷職原因主動於張之洞 私黨皆隨袁去 歸臥時評論世事 與徐世昌之趣語 收買租己者之報紙 異謀口吻之詩章 西席爲假東牀 對待諸妾之手段 項城最愛其幼子 釣魚重賞鄉民 武昌起義與項城 清帝退位與奕劻

第十章 再出之軼事

評論革命之人物 載灃深惡項城 暗殺吳祿貞 恐嚇孤兒寡婦 藉民軍以挾清室 懼暗殺逃入英使館 報復親貴之夙怨 翻悔議和之

袁世凱軼事目次

三

袁世凱軼事目次

四

條件 喉使兵變不南下 袁世凱討袁世凱 星士之言 兵士腦筋中有袁之偶像 世凱夙懼良弼 袁克定佐父治事

第十一章 稱帝之軼事

頤和園之讖語 蝗蟲之異 新華宮遺事 炸彈之價值 梁士詒稱萬歲 奉送親王 食玉食金 勸進書 拜明太祖像 避諱奇識 猿與美人之讖語 徐東海之妙言 對於顧問之妙言 洪憲之定義 欽賜鴉片煙 財神見玉皇 孤負章廉巖

第十二章 臨死之軼事

術士索命 楊度食言 不忘孫文 臨死時之談諧 無愁天子 服肉桂粉 奇夢 不信西醫 墓草自枯 少年時不可復得 遺囑 龍袍之異 輓幛趣語 中交銀行遺聞 假報 手刃愛妾

袁世凱軼事目次終

袁世凱軼事

第一章 緒論

外史氏曰。泰東西政治家之論袁世凱也。謂爲支那二十四紀間世而出之怪傑。蓋舉其涉世之初。以及澁逝之日。綜核其五十餘年來之事業。不獨與普通人有殊異之點。且與世界有特別之關係。故加以(怪傑)之徽號耶。今者袁已死矣。其人之事蹟。及其功罪。一般留心時勢者。已言之綦詳。論之最當。無煩吾拾人牙慧。顧然妄肆雌黃於諸君子之後。願諸君子所論。乃袁之一生大事。至其遺聞軼事。容有未經採訪。遍及者。故著者不惜搜羅摭拾。勞微博引。一一爲閱者諸君告。爲茶餘酒後消遣之一助。雖曰微德細行。原不足當大雅顧盼。然律以觀人於微。即小見大之本情。則項城之一言一事。一舉一動。亦含有(怪)之一字寓乎其間也。若夫褒貶。吾人似母事下一斷語。以俟閱吾書者。於意外得之可乎。

第二章 幼年之軼事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軼事

二

「侮虐其師」 世凱號慰亭。爲保中之子。生於清咸豐九年。當世凱呱呱墮地之日。值洪楊正盛之時。比長。性極猛鷙。且有武力。日與同族之昆季世廉世敦世傳。嬉有忤輒箠之。諸昆季非其敵。其父母數誡之。卒不之聽。六歲入家塾讀書。資稟異於諸昆季。而頑劣亦過之。師王志清。項城名孝廉也。愛世凱質美。且欲納之正軌也。督責逾於他生。以故世凱輒憤之。時欲報復。苦未得其隙也。先是師故寄宿塾中。會盛暑。乃移榻於其家。朝至而暮返。世凱觀其每夜歸也。乃捉流螢百數十頭。握掌際伏於路。而伺之。比師至。以兩手相搓。揉螢成團。粉塗已面。光耀閃爍。當途而立。師見其狀。疑爲鬼物。大駭。狂奔抵家。頓膺重疾。淚月始癒。由是不敢夜行矣。後徵聞。乃世凱所爲。甚辭欲去。保中。適子以謝師。乃留屏世凱不教。遂從其嗣母牛太夫人。讀牛氏蓋其從叔保慶之事也。

「牛夫人之授讀」 初保慶。夙從袁甲三。平定擒匪。勳勞卓著。曾受職道員。聽鼓。年四十餘。無子。乃以世凱爲嗣。甚鍾愛之。牛固大家女。且嫻書史。恆課世凱。讀至是。之。聞中。不令輕越門檻。一步世凱殊悶。損然亦無如何也。願聰穎固。超過羣兒。自受

母約束期年四子書及五經讀之已能琅琅成誦凡有講解輒有領悟更能觸類而旁通之牛喜其書聲望其項曰若果壹志於學他日吾家千里駒也世凱唯唯然其愁跳舞擲之應固未嘗因此稍殺也每屆誦讀餘閒恆與三數健僕試馬蹴球為戲有所忤殿之且力絕偉僕輩以其小主人也弗敢與較咸呼為潑賴公子云

『山東之行』會其嗣父保慶奉江督馬新貽命至山東勾當賑務便道歸省見世凱奇而愛之蓋慶作宦南省久未言旋此次歸來離家已七閱寒暑矧彼行年五十膝下猶虛懸瞻此英氣勃發之寧馨兒烏有不愉快無藝者時諸子素不直世凱行為咸慰諸保慶且歷述其無賴狀保慶遠咄曰若曹不容彼耶吾行聖之往魯質之世凱世凱曰兒亦不欲鬱鬱久居此也願與嗣父偕保慶頗之瀕行其父保中及母劉依依不忍舍世凱無難色遂首途時年甫十一齡也

『練習拳術』既之山東保慶本欲少事勾留即返金陵不料魯省賑務一時不能就緒撫軍乃咨請江督請留保慶襄助一切以資熟手年餘始竣事南旋此一年中世凱在魯所演之種種活劇真堪令人發噱焉魯省風氣強悍凡居民子弟至十餘歲悉

袁世凱軼事

三

袁世凱軼事

四

延師教以拳術為他日自衛計每屆夕陽西下城闌隙地皆有百多數羣兒團立自四五種及十數種不等相與搏擊以決勝負世凱一見輒醉心焉與拳師商欲加入師輕其稚嚙之以鼻世凱願以十金為師壽乃可其請索金答以翌日歸而贖保慶他出竊篋藏如數予師而保慶弗知也自是屢有所求輒如其願師悉心教之數月盡其術『責己幸以大義』時東撫張汝梅有子曰寶兒年十六不事正業日以騎馬試劍為樂保慶每至撫署議事恆挾世凱與俱以故世凱獲與寶兒談暇時互相過從或作郊外遊一日行經歷城縣署（按歷城縣在濟南省內）見由儀門以及大堂居民左右如屏風列萬頭攢動鴉雀不聞世凱異之攔寶兒入蓋知歷城縣事者為滿人同安起家翰苑嗣以散館簡放外任風骨嶙峋不畏強禦然好動喜事以察察為明之任所凡民刑訴訟案件皆坐大堂判斷魯民以賢父母稱之是日正裁判監守柵欄更夫僑竊路燈煤油案也當世凱與寶兒入時見同安南面高坐屬聲叱更夫曰若何事竊油以黃鴉片使夜行者暗中摸索致跌傷某紳之足昨雖嚴懲汝尚未足蔽其辜今日之事惟有再答一千以儆其後語已飛籤下吏役噤聲應曳司更者視其禪責之世凱睨其人

面含菜色竟體瘠瘦如枯柴兩股創痕斑斑猶在答未數杖舊疤飛去鮮血橫飛灑石盡亦可更者顛聲呼痛堂上若未之聞嗾役鞭益力已而司更者呼漸低喝息幾弗能續世凱見之意良不忍肘寶兒曰余將為強迫之黨仲連也君盡為余助寶兒領之世凱遽發怪異之聲曰堂上一官稱父母豈遂以鞭人畢乃事乎彼纔油而汝復刑之為問其罪大於此者汝當施以若何之懲罰然則汝將犧牲窮民之皮肉為一己博取清名耶噫憤矣幸聞是語大怒拍案嗜曰誰敢發此聲者世凱挺身出厲聲報曰我也問何人則不答幸謂役曰誰家無賴兒敢向公庭無禮查拘若父母來懲以約束不勝咎雖然爾曹試執彼而收之役聞然雷動直前世凱出其不備以拳擊役領便跌於於是洶洶至世凱偕寶兒各奮武勇與之角役皆披靡同安怒愈熾燒座下令役圍家門世凱驚躍身至其側捉幸辨髮批頰無算寶兒亦拳足交施會署中衛隊齊集執二人下轎之始得其來歷同安即與二人偕詣撫署白以適問事撫軍立召保慶至告之故保慶對幸杖世凱以謝幸以茲事與寶兒有連帶關係也雅不欲過事倔強致觸上峯忌其事遂寢然由是保慶束約世凱素嚴矣

袁世凱軼事

五

袁世凱軼事

六

『寄居揚州』無何保慶所事既畢乃挈世凱買棹南下舟次揚州便道謁見張亮基張亮基者湘之衡州人曾總督雲貴嗣為他事受劾解組以揚州為江左名勝地故卜居於此以終天年者也張與袁氏誼屬葭莩故保慶過而訪之張以世凱為其嗣子稍垂其青睞命之見與語世凱應對咸中節張大悅叩以所學則以未得良師友答張謂保慶曰若子可造材子今攜往金陵終日逐逐於政海中烏有餘暇課彼余家塾聘有名師盡居於此俾與兒曹輩朝夕磋商或者可得尺寸之益保慶以世凱頑劣恐弗能監督也正引以為慮聞張言立諾其請乃獨往寧垣『為同學捉刀』張有子五長次皆服官他省其第三四子曰鼎曰鼐曰肅悉在童年張為之延儀徵名宿王伯恭授讀焉自世凱主於其家亦從伯恭執弟子禮時諸子皆從事制藝世凱僅學屬對一日伯恭出三字聯曰（香撲鼻）命之屬世凱不假思索即答曰（論諄心）師大奇之謂其吐噀不凡會清明節請假歸里掃墓潯行遺（故善戰者服上刑）文題謂張第三子曰余十日即來速作成母緩無何師未屆期至向之案文倉猝間無以應命乃倩世凱及其弟捉刀時世凱甫作文僅代著破承數語

其餘則鼎鼎抄襲成篇聊以塞責及師問首二句曰（以殺止殺殺殺人者而殺即止矣）詫甚謂鼎無此廉悍清矯之筆詰之廉得其情獎世凱且勉其勤學他日不虞不名騰翰苑也世凱漫應之

「飲啖有兼人量」世凱飲食最豪雖童時所餐恆逾於健兒張氏常餐輒每食六盞世凱暑刻間立盡數器共食者咸抱無魚之歎會張有妻姪某甲者素以中腹漢自詡見世凱狀置雞子二十枚饒首十具謂有能嚼啖立盡者願輸十千錢為東道世凱無難色食之向甲索金弗與世凱曰汝能如我食不索爾金否則弗能應命甲不得已強食之腹達達如巨鼓臥病月餘始瘳事為師所聞加以呵斥世凱遂不至塾恆獨出嬉遊而平山堂小金山法海寺等處時有其足迹焉

「與富家兒治遊」兩淮鹽務甲天下一般巨戶鹽商悉集揚州而茶社酒肆娼寮為富家兒出沒場合呼朋引類下箸萬錢往往一筵宴之資動破中人之產在所弗恤世凱既涉足交際社會稍稍與若輩諳識欲結合苦無餘資於是偽言購書籍請於張且假其金又慮為張偵知欲引張子狎為他日己之分過地會節丁內艱請假旋里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軼事

八

治喪遂趁是隙百計勸鼎鼎固少年而浮躁者為之惑乃入其彀中張治家極嚴懼諸子弟之外出每屆夜分門戶必加以鎖鑰鼎以金賂圍者得出入自由始不過酒食徵逐及久乃涉迹花叢漸一妓流連忘返苦無繼資而之世凱世凱教以歸而索諸母少予之弗足竊衣質之未幾金又盡張察知之責鼎而逐世凱予資斧數金使之赴金陵更貽書保慶慶言世凱無狀保慶覆張函頗道歉仄

「金陵漏跡」時則保慶已署理江南鹽運道其從姪世廉世傳皆之任所就學矣世凱被逐至寧弗敢見保慶惟滯迹逆旅中倖無主未幾囊金盡館主人索資急不得已徘徊於署外冀遇保慶之僕輩假金以償餐宿值候至日咄咄無所遇懷喪欲死遂磨然歸寓低首行未數武忽有人拍其肩曰汝胡今日始至金陵叔父盼汝切然則是時將安往世凱驚視之蓋其從兄世教也不禁淚下且告之世教曰弟盡入署較勝街頭獨也世凱慮保慶究已在揚竊書之咎教曰是無介介余設法為弟解免也世凱始諾其請教乃偕之至逆旅償通挈行李入署使居別室暫與保慶面世教倩幕僚皖人周觀請於保慶為之緩頰保慶曰彼果力愧前過潛心向學吾曲予於全

否則前罪俱發不彼貸也周返報世凱膝行而前悔恨自縊保慶果不之責第誠勸數語而已由是世凱強自遏制其野心日與諸從兄潛心經史不敢逸出常軌之外年餘無他異保慶察其狀心甚歡不數月而有江督馬新貽被刺之案發生時正同治庚午秋八月朔也是歲適屆大比之年江南各府屬州縣士子悉赴省應試保慶之西席張曲沼亦與斯列以故袁氏子弟咸放假暇時偶爾出遊然必有僕輩為之伴及馬新貽遇害遂罷試而改期焉其時各縣與考者均紛紛返而袁氏之西賓恐有大亂亦歸里為暫避計荏弱書生膽小如鼷亦何足責保慶亦官界一份子也為馬案籌善後策終日奔馳於上峯前殊無暑刻寧息束約子弟亦凝竦於是世凱故態復萌德應諸昆日事游蕩而保慶不知也

「窺探西婦」自洪楊亂後中國始解除閉關自守主義與外人交通當時中外協約舍輪船往來之地關為通商口岸外又有夷族入內地傳教條件金陵為東南巨埠是以城內會設教堂數處時民智未開仇教之事屢有所聞官場乏對外人才每屆交涉事件輒歸失敗滋可歎也一日世凱及世教行經三牌樓某國教堂後垣垣牆內有婦女笑語聲欲窺之垣高可六尺以外世凱身軀短小殊弗能見乃促世教作蹲踞狀已則以兩足立其肩上升探首內視見垣內有三五西婦坐草地飛來橋上解衣袒其前胸互相摸索為戲雪膚皙白凝膩如脂不覺神馳目眩遂微嗽以挑之西婦瞰有人私探偽為不知操歐語遣女侍出告主教者此際世凱貪飽眼福不肯去世教力弗能勝呼之下不聽諄諄之置若罔聞教怒奮棒世凱墮地世凱方爬沙起即見一紫髯碧眼兒至語言啾啾聲色俱厲雖不辨其何語然以意度之必責其不應伏蟻窺探者欲遁而西人曳其衣使之從已行世凱不得已挽教偕往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軼事

九

「計打西人」金陵城北一帶居民絕少矧遭洪楊亂後從前屋宇悉成一片瓦礫場以故教堂四週人煙絕跡世凱為西人挾之行逆知其意弗良欲藉故逃苦無術適經過一低窪處中有積潦急智生還停步藉以攀攀其領下西人仆傾跌水中世凱曳世教狂奔數里始定喘息比西人泗水起已迫逐弗及矣於是嗚之官署官署以無主名也無從緝捕甘言以謝之其事始寢

「喜雪不平」世凱性尚任俠又喜雪不平在南京時嘗策怒馬獨至清涼山莫愁湖

等處遊覽某日薄暮返自江東門將入城見一老嫗哭於路者而哀詢之蓋嫗有一女頗具姿首爲駐防將軍之子綺恆所垂涎欲強奪之嫗以女已許某姓爲辭綺恆謂嫗誑已嘆三數健僕以肩與與女去嫗謂將軍署求釋女綺恆令僕輓而逐之訴於宰宰不直其詞是日嫗潛赴江東門外欲投莫愁湖自盡也世凱聆嫗語溫語給嫗曰若姑返吾必還若女稍俟數日彼行歸也嫗不知世凱爲何人第見其儀表知非泛泛者漫應之而去世凱思必踐其言隨在偵緝恆之踪跡一日偶至秦淮河側瞥睹與馬森嚴至河干而止車中一少年出登畫舫狀甚傲倨詢之途人知爲綺恆心輒喜乃下騎繫繮於石欄杆上緩步逕登花舫僕從疑爲主人之友弗敢阻且肅客入綺恆見世凱詢姓氏世凱易名以告綺恆暗曰余固弗與君諗今茲貿然來此母亦欲攫取吾物耶世凱抗聲答曰若邀我來反以斯語污我吾將瀦怒汝爲慢客戒言已提髮而毆之綺恆口鼻皆腫僕從往救奮力與之搏僕弗能敵世凱趁隙登岸解馬超乘而上絕塵馳去厥後事爲保慶知禁之不出世凱殊快然亦無如何也

袁世凱軼事

「丁娘返里」居年餘保慶卒於任所世凱偕諸昆季奉柩歸項城電夢家居守孝不

袁世凱軼事

出戶庭間涉獵書籍頗有心得迫於從叔保恆命勉製制藝喜讀熊伯龍周慎山之文更簡練而揣摩之間有所作語必驚人明年生父保中卒於家冬保恆任戶部左侍郎世凱偕兄世康入京讀書服闋歸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某公補博士弟子時年十有八歲也

第三章 徵時之軼事

「項城質性之不馴」項城當髫齡時其養父袁保慶以道員需次寧垣播之任所爲延霍城王雁臣先生教之讀性頑劣雖在塾終日嬉戲手足無片刻停所授經史等書從未寓目雁臣雖督之嚴然每偏強不聽命有時或以夏楚即畧一展卷復弛然如故無如何也在家庭間尤恣睢暴詐與仲兄世教從兄世康等同學時小有齟齬輒拔刀相向雁臣屢戒不悛乃誓之曰汝日後即流爲乞丐亦無人憐惜遂力辭館保慶苦留之曰我知此子量升豚犬習於下流無人能制之惟先生威嚴尙能使之有畏心先生在此猶不敢公然外出滋事縱使廢讀不較愈於放豚之不追乎雁臣以友誼不得割強留六年項城雖略能舉筆札然多謬於文理且不能終篇也

「喜作奇橫制藝」習制藝每稱心而道不守繩墨喜周慎山文然謬不終篇僅摘取周稿中豪邁不羣之句時時誦誦其引經據典處則不求甚解故所作八股文似能整周之皮毛而強橫無理則又不失爲項城之本色也師嘗命題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四句項城之文前後多不成句讀惟中有二小股云（東西兩洋歐亞兩洲隻手擎之不爲重吾將舉天下之土席卷囊括於座下而不毛者猶將深入堯舜假仁湯武假義此心薄之而不爲吾將強天下之人拜手稽首於闕下有不從者殺之無赦）其師閱之爲舌撻不下

「項城好騎馬」年十三四喜跨馬窮遊山水如寧垣左近清涼幕府覆舟四望等山以及雨花臺莫愁湖太平湖諸勝蹟無不有項城童時之足跡焉九喜御悍馬父兄雖戒之亦不能止然以控制得法從不僨事頗具英勇之概惟某次遊臨沂山歸馬以驕久力竭行不能迅項城怒痛鞭之馬遽仆遂顛於溝畔然咎固在馬不在策馬者行治之人方且笑引宋華元之語以慰之曰子之馬然也

袁世凱軼事

「作詩有奇氣」項城喜作詩然不諳平仄不講對偶所擬律絕等體皆似古詩惟筆

袁世凱軼事

驚不馴之氣則時時流露焉嘗作感事詩七絕一首云「眼前龍虎國不了殺氣直上干雲霄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雖不合絕詩格式要自有豪氣又嘗登聚寶山之雨花臺作七律一首題爲懷古云「我今獨上雨花臺萬古英雄付劫灰」是孫策破劉處相傳傳銅屯兵來大江滾滾向東去寸心鬱鬱何時開祇等毛羽一雙滿飛下九天拯鴻哀」真率如此可想見項城未遇時之懷抱矣

「拳擊石獅爲戲」居寧垣時跨馬出遊外兼習武技有僧名淨照者善技擊自云得少林之派見項城有臂力授以拳術體格乃益強健某寺觀有石獅二項城遇有暇輒輒往試其拳法久之拳猛擊則石獅火星爆裂矣從兄世勳恐其以此醜視常涕泣諫之項城亦悟因力自韜晦故不以拳勇名世遂無知之者

「與市井少年爲友」清同治某年養父歿於江寧鹽巡道任所乃隨諸兄歸喪故里依生父以居未幾生父亦卒同卜葬於袁墓之右時年近弱冠益縱恣揮霍日與市井少年相徵逐雅俗並進文社詩社外維以酒社博社皆彼一人爲之執牛耳稱雄長「侈談霸畧」項城好大言自歸里後即泛覽兵書雖未能通曉其意而對客談兵輒

侃侃無作色。嘗曰：余向好匹夫之勇，今乃知不足恃也。三軍不可奪帥，果我精兵十萬，便可橫行一世。聽者雖疑其妄，亦不敢面非之。室中插架者大半六韜三略，陰符相斫等書，新舊各版，搜羅頗富。同時有湯侍郎公子名勉，池者有周耶順，談之癖凡宋元以來曲本無一不備。時人為之語曰：湯曲癡，真書歌，各取其音相近，亦諱而慮也。

『項城受地師之結』 項城悉於星相術而於堪輿之說則尤信。同里有吳伯佑者，以堪輿名家。項城素與善，光緒某年擬為養父改擇葬地，謀於伯佑。伯佑為周歷近城山地，平壤久而不報。一日謂項城曰：余三日前夢偕汝至某村，一老人授余紅色雞卵三枚，使轉贈汝。余謂老人曰：丈何不徑交與某老人？曰：全權在爾。言已忽不見。醒而異之。次日徑訪其地，見有土地祠，祠中神像髯髯，夢中老者余大駭，復步至祠後百餘步，得小邱，繞而過，乃得一地，袤廣各五丈，許遠合某山伏脈，近接某水尾，闊地氣甚熱，發之當有異徵。令登果改鑿此者，足下必立得貴子。惟地主亦諸風水，居為奇貨，非二千金不售。時項城長子克定方在孕，聞伯佑言以為暗合，大喜曰：果得貴地，雖重價何惜。歸告其叔保齡，保齡遣他地師相之，皆曰：平平。因力勸項城勿購其地，遂為他人所

袁世凱軼事

一五

袁世凱軼事

一六

得破土尺餘，果得紅色卵三枚。項城聞而大悔，謂如此熱地，豈得復失！一言喪邦，吾叔實司其咎，而不知皆伯佑之奸術為之也。

『刀筆中求生活』 凡人生計漸趨則冒利之心日熾。項城鄉居久，遺產蕩盡，無所事事，輒為人排難解紛，而重取其酬。又喜弄刀筆，鄉鄰有訟事不問是非，曲直得金則右之，不則左之。其行為漸近於無賴，但所擬訴牒非文字屈詰，即於情理背謬，嘗有某乙控某甲之祖強奪其田，某甲乞援於項城。項城為遞訴詞，中有句云：『鵲巢鳩居，數世於茲，某何不控祖而控孫？』官批云：『既自認為佔奪尚敢為無理之強辯耶？』某甲以是敗訴，自此謂計者日少而刀筆之生業亦窮。

『海上之落魄』 天津徐世昌為塾師時，館於某氏。與項城交最契，時相過從。世昌欲入京應試，而乏資斧。項城力助之，蓋自命為道義交，非勢利交也。歸里後音問略疏，更數年世昌探知項城窘狀，乃以函勸之曰：『君家世交多，據要地，君何不出謀事為進身計？乃從鄉里齷齪小兒遊，母乃自棄乎？』項城心動，遂束裝至上海訪王雁臣先生。雁臣時以同知官上海水利廳，見項城來大頹，蘇季子裘敝金盡，狀態乃詢之曰：『懋庭

一。寒至此乎？汝父遺產不薄，曷不家居來此？何為項城自怨自艾，棲遑艱窘乞代覓一枝之借？雁臣曰：汝一貴公子，遺產不能守，今日問有何能欲於人海中求生活？項城固哀之。雁臣唱然曰：姑下榻此，徐圖之。項城見留，遂深自剋勵。日惟在水利廳閉戶讀書，學作楷書與華札。凡兩月未嘗窺門外，雁臣每出入密伺之，見其沈靜攻苦，已一洗從前惡習。聞所作筆札亦漸條暢，能達意，乃嘉勉之，使益精進。又數十日，項城不懈如故。雁臣喜謂之曰：我觀汝已痛改前非，況汝才質本佳，從此不怠，當能自立。但汝來就我，我局面此小，有何事可為？且汝一同知我亦一同知我，安能為汝謀出路地？統領吳長慶極念舊好，與汝家本世交，又與汝先大人情誼素篤，汝往必不見拒。我更為汝作一薦書，汝持往，想能得位。置汝也。乃辭雁臣赴高麗，而入吳軍。

『項城發軔之始』 既謁吳壯武，謂其無能，特以故人子貧苦無依，置之門下，為食客而已。時壯武幕賓俱極一時之選，項城以門下禮干之多，傲然不納。幾禪項城為無物，獨文案某公頗謙抑，敬禮項城。項城與談治兵事，深中綏要，某公益契重之。會營務處總辦出缺，吳壯武雖其人屬某公具稿請於李文忠調北洋某員某公曰：異哉，何必舍近圖遠？壯武曰：幕下無可者，故往調。今先生謂我舍近試問近者，何人能任？此某公曰：袁世凱壯武大笑曰：此子食客中之下驥，我以故人子故留之，哨官且不稱職，先生始戲耳。某公正色曰：幕下雖多才，然無有如袁世凱者。此大事，何敢戲？且公即往北洋請調，所謂者未必肯來，即來亦尚需數月。公不將委人代理乎？曷不即委世凱？也。則故人之子由此漸成，而後之才也。則朝暮可易委於營務，亦何害壯武？意猶未決。某公強請不已，乃委袁世凱代項城蒞事。勤敏親自，晝夜一日遇兵七人，博於帳中。項城立捕之，駢戮以巡，各營弁兵咸股慄無敢毫髮犯者。聞於壯武，壯武始大激賞，以為能治兵。會所調者不願就，即以項城充營務處總辦。聞於朝，三十年功業由此發軔焉。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軼事

一七

袁世凱軼事

『項城進身之又一說』 以上三節聞諸友人，友人得諸雁臣先生之弟，所口述者似較確實。然以予所聞則頗有異。同方項城至上海初入繁華之境，金迷紙醉未免移情。故不逕訪其師，時效杜牧之冶游，有呂商英者，滬上名妓也。三年前嫁某巨商，以大婦不容復出，理舊業。雖年近花信而秀麗天然，不假修飾。項城偶於座上見之，頗為傾心。商英善琵琶，項城亦精此技，尤引為知音。時造其室對彈大曲，且贈以聯曰：『商婦願

零一曲琵琶。知己少英雄。落魄百年歲月感懷多。未幾所攜族資盡作纏頭之贈。而客路中艱難之況相逼而來矣。偶檢行篋得瑤卿鼻煙壺二各長三寸口徑半寸瑤卿甚明中現龍鳳花紋價值二千餘金蓋祖父遺物也項城不得已託狎友某質五百金於陸巡道詎陸係雁臣之戚指示雁臣謂曾於其保護處見之究問何來始知項城已落滬四十餘日矣急遣人招之來並責之曰汝來滬多日何不見我汝產蕩盡今更質及汝父所遺之珍玩何全無心肝耶項城慙而不答既而自陳悔悟願留此效微勞雁臣曰吾一水利廳同知耳何所藉於汝汝果改過自新者當為汝別圖良策自此移住水利廳月餘杜門不出惟以書簪自遣雁臣為修薦書令往依江蘇巡撫吳大澂且為代贖二瑤卿謂之曰五百金贖汝行也項城謝而去吳本愛才又與某氏有世誼一見項城急詢曰汝應過試否答曰未也吳冀其以科第出身令以客籍應秀才試項城自知所作制藝不中程式恐不入數私以三百金倩人捉刀遂獲一矜然意頗不屑在吳幕中時時談治兵事謂世罕其匹吳初不信後以所言多中令辦營務又能稱職乃大奇之敕功至道員及北上引見吳又為修尺書令持謁李文忠舊書中已為項

袁世凱軼事

一九

袁世凱軼事

二〇

城極力游揚矣自是遂為李文忠入幕之賓亦即項城進身之始也

第四章 駐韓之佚事

『王朝鮮之原因』 袁之赴朝鮮也由吳長慶統領撫之東渡吳與袁之嗣父袁保慶為莫逆友故有是行先是吳奉命督辦山東海防時袁饒二十二三嗜酒好騎馬性尤漁色父死後其叔保恆約束甚嚴未幾保恆死袁益肆無忌憚吳長慶以其為故人子招之往令從幕客張譽學為八股文然袁無志讀書時請於吳求委一末職俾得自効吳斥之如是者屢矣袁於是與吳之左右僕從相結使刺探吳之意中事常乘機而迎合之吳稍稱以為能適光緒八年朝鮮有閔妃之亂清廷命吳率師往欲調查軍情上陸地點袁又自薦吳遂以命之袁敝衣草履偽為鄉人也者至朝鮮沿海一帶察看地形遂測定由馬山浦登岸復命時風塵滿面不類往日之納袴氣習吳異之然仍不許其與聞營務也

『殺滋事之兵士』 吳長慶軍駐紮朝鮮大肆騷擾姦淫掠略時有所聞吳發令嚴禁之一日某營兵士忽羣起譁噪勢洶洶不可復制吳將使人往查滋事情形袁自告

奮勇吳雖之然倉卒間未得其人勉諸將袁遂單騎往至則入中軍帳斬為首者數人餘悉帖服以此復命於吳吳大驚斥其何得擅殺人分統黃士林亦入訴吳愈怒袁唯唯請罪經左右代求寬免始罷然吳自是頗奇其才且以與袁保慶為舊交故朝鮮事定竟奏保以同知用充營務處是為袁入官之始袁之為慶軍營務處也往往擅殺人有某武弁與朝鮮人相毆罪不至死袁竟不告於吳而戮之時營規廢弛兵役常人民家吸食鴉片有告發者袁立斬一人以徇於衆全營大譁幾釀巨變經提督吳兆有鎮壓之事乃寢

『納高麗妓女為妾』 光緒十年吳長慶自朝鮮被召歸袁代握其軍篆時淮軍將領驕情性成不知軍紀風紀為何物以故營規極為懈弛自袁任事悉以權術的恩威並用久之衆帖然服從及吳長慶卒於遼東駐韓統將一席遂屬諸袁未幾袁納某妓為妾今其後宮之內羣雌嘲嘲有所謂高麗姨太太者是也

『項城有煙酒癖』 袁氏家族有阿芙蓉癖者十居八九世凱獨不樂之其中表張鏡芳與袁最相得亦復嗜煙若命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以為南面王無易是樂也袁在鄉

袁世凱軼事

二一

袁世凱軼事

二二

里時暇輒至張處談論張往往強袁吸及赴朝鮮軍官之有癮者尤多袁周旋其間每夕必吸數口以為常久之慮成癮癖始絕之而一意縱酒為樂飲輒數斗醉後常學灌夫之屬座有逃席者為其追及即罰以巨觥人多苦之遂相戒不與共飲然遇喜慶宴會之日袁之狂奴故態依然不改一日酒酣袁執爵勸某軍官飲聲色甚厲某軍官亦赴赴者拒而斥之袁大怒戟指相屬於是互扭髮鬚攪作一團同席勸解之乃罷所謂某軍官者相傳為總兵張光前時與袁同駐朝鮮京城云

『中日營之由來』 朝鮮王李熙嘗請袁練兵數營當時又謂日本人練兵數營時其國之學生有留學日本士官學校者歸國後見袁所練之兵一依淮軍舊法非常厭敗乃言於王欲效法日本兵制王然之而老臣閔台鎬趙寧夏閔泳穆尹泰駿韓圭穆李祖淵等反對甚力袁亦以變更兵制有傷己之體面乃慰其所練之朝鮮軍隊變政王官及日本使館而自率兵助之時李鴻章為北洋大臣屢接袁電皆欲與日本開釁李連電阻之統領吳兆有亦力持不可袁竟不待北洋大臣之訓令驅兵入王宮劫其王歸營殺留學生數人日本公使館被燬公使竹添氏逃之仁川而朝鮮王妃乃

其世子皆逃。宣民間官。嚴密。袁兵。竊由是。日本政府與清政府大起交涉。以袁妄開。聲端要求。懲辦。清政府派吳大澂。韓昌。二人赴朝鮮。調查。袁大恐。乃先期至馬山。浦待之。吳韓登岸。後長。隨請罪。力求向李鴻章。緩頰。吳韓斥之。去遂至漢京。時吳兆有等。尚不知袁。秘密。先見星使。議侯星使。反止。跪迎。江上。袁不聽。惟立道。左迎。遂而星使。就館。南別宮。袁已。以重金。昭其左右。為己。回。袁入。見後。吳大澂。痛責之。袁唯唯。任過。自願。解職。聽候。處分。幸當時。日本。尚未。準備。與中國。開戰。故能。和平。解決。然。朝鮮之。軍隊。即由此。定約。撤回。不能。認為。藩服。其後。東學。黨與。事大。黨交。閥。袁又。煽動。其間。事。既決裂。日本。遂以。保護。使館。為名。進兵。漢京。而中日之。戰禍。作矣。袁於此時。惟急急。求。去。連電。李鴻章。請。旨。召。回。李。置不。覆。適。張佩。綸。在。李。幕。袁。作。閥。袁。懇。求。其。轉。達。始。狼。而。歸。故。東。藩。之。失。當。以。袁。為。罪。魁。禍。首。雖。百。喙。不。能。辭。其。咎。也。

袁世凱軼事

二三

「項城嗜賭」 淮軍暮氣。日深。營規。廢弛。其。統。兵。者。除。吸。煙。酌。酒。宿。娼。外。尤。多。嗜。賭。博。袁。既。沾。染。執。務。氣。習。故。賭。博。亦。其。性。之。最。好。營。中。無。事。則。相。與。以。擲。骰。搖。牌。推。排。九。為。戲。呼。盧。喝。雉。夜。以。繼。日。雖。千。金。一。擲。不。吝。也。

袁世凱軼事

二四

「送大院君歸國」 袁自與日本開釁。由朝鮮解職歸國。後屢上書言朝鮮事。以此干李鴻章。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學。無術。置弗答。時朝鮮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於天津。廷議遣回。袁乃日與鴻章之左右相結。納竭力獻。媚。使。掇。揚。其。在。朝。鮮。時。之。舉。動。謂。為。夙。孚。人。望。鴻。章。笑。領。之。既。而。又。重。賄。鴻。章。幕。客。託。為。說。項。遂。以。護。送。大。院。君。回。國。之。事。委。之。袁。臨。行。時。忽。請。率。兵。往。鴻。章。斥。曰。中。國。已。與。日。本。訂。約。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鮮。爾。未。聞。耶。袁。唯。唯。始。與。大。院。君。乘。輪。東。渡。而。朝鮮。王。妃。閔。氏。深。忌。大。院。君。且。惡。袁。時。有。洪。在。義。者。曾。救。死。死。袁。乃。先。使。人。納。重。金。於。洪。使。言。於。妃。謂。洪。時。必。迎。候。如。禮。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攜。珠。寶。綢。緞。盡。以。餽。之。妃。大。悅。始。設。幕。於。南。門。外。以。備。郊。迎。大。院。君。既。歸。袁。留。朝鮮。十。餘。日。回。天。津。謁。李。鴻。章。自。謝。其。調。和。朝鮮。王。室。之。功。又。謂。朝鮮。欲。與。俄。人。相。結。請。預。防。之。鴻。章。以。為。能。故。有。派。充。朝鮮。商。務。委。員。之。事。

「為駐韓商務委員」 袁之為朝鮮商務委員也。凡關於朝鮮之交涉事宜。即由其辦理。然袁素無外交學識。仍不免囿於夜郎自大之舊習。問與各國公使相晤。必盛項花翎。後拖豚尾。即其左右亦無一剪髮西裝者。故各國公使多鄙夷視之。俄使威巴尤惡。

「居喪不解職」 袁自入官。後先後丁其嗣母牛氏及生母劉氏。親均未在籍。終制為世所譏。牛氏生平最愛袁。光緒十七年。袁方在朝鮮。聞牛氏病。將不起。乞假歸省。至則疾已彌留。呻吟。呻吟。解。開。袁。入。問。安。牛。氏。涕。泣。謂。之。曰。我。死。無。憾。所。不。忍。舍。者。汝。耳。今。既。來。我。目。瞑。矣。未。幾。竟。逝。世。袁。一。面。電。總。署。請。旨。一。面。電。達。李。鴻。章。而。乞。其。幕。客。某。君。言。於。李。謂。朝鮮。事。非。袁。不。治。意。在。求。李。轉。告。政。府。勿。解。其。商。務。委。員。之。職。李。然。之。由。是。嘗。假。百。日。仍。回。朝鮮。而。盡。頂。花。翎。又。輝。煌。於。雞。林。八。道。矣。

袁世凱軼事

二五

「微服出朝鮮」 中日戰役。將作時。日本先集兵於朝鮮京城。袁去不得。極為狼狽。其幕僚以豐由袁起。恐遭波累。皆託故潛遁。朝鮮東學黨人欲害袁。風聲頗熾。一夕。野驚。袁連電李鴻章。求其引救。語極慘惻。久之不得覆。乃擬微服。難於廝養。卒內間道逃歸。時有瞿克明者。袁父之舊僕也。人其忠實。袁母牛氏命其隨袁東渡。匡救一切。袁當以老友呼之。至是遂以逃歸之意。謀於瞿。瞿曰。事急而逃。罪且不赦。小主人夙與李傅相之家。丁某某相善。請速作書。並腰以厚禮。由老僕攜去。面求事當有濟。某某家丁者。隨李數十年。最得寵信。袁與之相結。託非一日矣。袁聞言。遂購極品高麗參十斤。他物。稱是。使瞿攜書。回國。隨行。又畀以白金千兩。曰。但求生入玉門。獲保首領。阿堵物所不惜也。畢抵天津。竭力為之運動。李鴻章果電總署。召袁歸。聞命大喜。然恐有人要殺於途。乃作廚。役裝倉阜。就道。乘夜渡漢江。而南。無一知者。

袁世凱軼事

二六

「項城之僕僮作劇」 袁在朝鮮時。與李鴻章之幕僚門客。下至有權力之家。丁通。餽遺不絕。於道復雖為豫產。實皖派也。李鴻章之知袁。亦由於此。相傳朝鮮某參鋪。為袁採辦高麗參。歲達數千金。其參皆揀選最上之品。且須裝演華美。某參鋪因之獲利甚厚。而袁有豪僕。張升。屢向之索酬。金銖求無藝。某參鋪拒之。張言於袁。謂其所辦者。品質低劣。恐不足以博貴人歡。袁大疑。召參鋪之掌櫃。平責之。曰。爾奈何以偽貨影射。欲圖之掌櫃力辯其誣。袁曰。後勿復爾。此次姑從寬免。罰斥使去。甫出門。張升等。

謂掌櫃曰何如由是袁每購參張皆有回扣數年之後竟成小康云

「強韓王郊迎天使」光緒十六年秋九月朝鮮趙太妃逝世清廷遣使弔問舊例朝鮮王當親迎於郊外時朝鮮財政竭蹶欲廢郊迎之禮蓋天使蒞臨供張極勞所費甚鉅故也朝鮮王請於袁袁不許又派特使至中國哀懇醇親王舉以問李鴻章李復電詢袁袁仍主張不允朝鮮王不得已乃擬行郊迎禮於馬山浦部署已定而袁忽強改其地爲仁川由是郊迎特使二人隨員百餘人至應費數十萬元困難不堪言狀朝鮮之君臣上下皆懷隱痛漸有倚賴他國之意亦袁之不善懷柔所致也

第五章 練兵及變法時之軼事

「王英楷之資助」方袁世凱之爲軍務處委也奔走權門所費不貲而事無效牀頭金盡遂灰灰進之心因憶關外舊友奉天舉人王英楷者巨富也欲向之告貸以作外商之買辦事爲英楷所知憫其窮即赴天津勸袁以資購大官已願爲之助袁乃遣人赴京師以巨萬之金結納於慈禧太后之寵嬖李蓮英由是宮庭之動靜大官之對奏皆由李蓮英密告不久而任北洋練兵大臣矣

袁世凱軼事

二七

袁世凱軼事

二八

「結交榮祿」榮祿者慈禧太后之甥而得寵最尊者也由陸生出身無特殊之才學既列身要職常思遷選能員以爲自身之輔翼有道員張景崇者與袁氏交最密袁因張而結納於榮祿將與慈禧太后相接近榮亦利袁氏之與已故組織北洋五軍即以袁氏薦袁遂與袁福祥詳士成宋慶等諸宿將同拜督練新軍之大命一躍而爲武衛右軍之統將其後榮祿督直隸袁常爲之劃策而政變慘劇由是啟矣

「新農鎮練兵」袁氏之練軍也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爲用而武衛右軍遂爲諸軍之冠英國海軍提督勃拉斯福特氏亟稱之其時姜桂題楊榮慶元友吳長純徐邦傑任永清段祺瑞梁華殿諸將皆隸其麾下而馮國璋陳光遠王占元張懷芝何宗蓮馬龍標雷震春王英楷吳鳳嶺趙國賢田中玉孟恩遠陸建章曹錕張勳段芝貴等爲其偏裨人才既衆兵力尤強而康氏召外兵之謀所由來也

「不喜公羊氏學」新政既行京師盛傳公羊氏學以爲孔子憫周道既衰明王不作欲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爲後王之制傳春秋者三家而公羊氏漸出子夏歷五傳而著之竹帛所得微言尤多始爲相國喜公羊而南海康氏復提倡之至詆左氏等爲

僞作作僞經者一時和者甚衆蓋公羊多改制之說言孔子黜周王魯談新政者便之而袁氏獨不然也曰長素徒自苦經生之見何乃可笑豈欲以此而炫惑世人哉吾於左氏尚愛其談兵若公羊不屑學也

「阮忠樞之人保皇黨」阮忠樞者即十三太保之一也袁氏既黨於榮祿而亦與康譚等相周旋蓋新政初行破格用人京師散員盡思附職於是入保皇黨者日衆顧太后雖退隱而德宗之權仍不完一事之興革聖肘者有人於新政之行大不爲便袁氏知久必有變也預使其心腹幕友阮忠樞入保皇黨以窺探一切而已得早爲之備此雖其用心之深實懷首鼠兩端之意使康有爲不促以進兵則難之發或可少緩乎

「八月一日之上諭」袁氏自慈禧太后退隱顧和園欲操縱李蓮英已有所不便故使阮忠樞入保皇黨又昇之巨財以助運動袁按察之聲名遂喧嘩於京津間清德宗以袁氏能裨益新政翼贊變法深予嘉賞授侍郎以鼓勵之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其上諭有曰練兵爲今日國家之要務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忠實真摯督勵練兵令免按察使授侍郎自今以後專任練兵之責籌畫事務隨時具奏當今時局艱難修武爲

袁世凱軼事

二九

袁世凱軼事

三〇

國家自衛之第一義袁世凱當益自奮勵作勇敢有爲之軍隊以副朝廷整頓武備之至意云云

「德宗不之密詔」德宗銳意改革而康譚等之勢力大振於宮廷內外然所唱導者未免失之過激如裁撤八股科舉之制度修改大清會典之規條均足以速守舊派之反抗而尤以慈禧太后之反對爲最烈名爲退隱依然左右萬幾遂爲牽制或謀誘引德宗至天津行觀兵式乘虛而謀廢立或令尙書許應麟御史文悌等屢劾康譚派人故康有爲等於決行大改革以前先以大義滅親春秋垂訓乞賜斷以行之之語說帝善欲藉袁氏之兵力以摧殘反對派也帝爲所動乃於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召袁世凱於京師賜優渥之恩命且以密詔賜康有爲有善保朕躬無傷慈意等語而實有爲與譚嗣同說袁氏以大義定十月三日夜舉事令袁世凱屆期率兵入京以爲是役也可將守舊派一掃而空之豈知事有出意料之外者

「林旭知袁世凱之反汗」當康譚謀召袁氏之初林旭知其必反覆歌詩以諷康有願君爲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之句康卒不悟而譚則謂世界各國未有不流

而能改革政治者事不成當請自陳始

「袁世凱之告變」袁氏於康譚等之舉動雖表示同意退而自思謂改革派之所為未免失之過激且由新政而推免之大小臣僚方欲擁太后復行垂簾聽政深恐舉事尚非其時預之將足為己累越數日返天津仍坐以待變不稍為動康履促之不能決日環走室中風吹窗紙其聲颼颼既而新糊之紙裂曰改革派敗矣遂將密謀告之榮祿

「德宗之幽瀛臺及六君子之死國」榮祿聞袁氏之告變大驚失色星夜入京師馳至頤和園告諸太后太后大怒勒兵入禁中突執德宗幽之瀛臺捕改革派之志士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斬之世所稱為六君子者是也康有為梁啟超聞變僅以身免亡命日本侍郎張蔭桓御史王照均棄職遠遁太傅李鴻藻翁同龢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均以翼贊新政免官太后再垂簾端郡王載漪榮祿剛毅之徒相率入朝守舊派之內閣以成而新進侍郎之袁世凱乃由榮祿而列於朝班命護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軼事

三二

袁世凱軼事

三三

「德宗崩後之疑案」自新政撓敗德宗付託非人不能不無憾於袁氏且以瀛臺歲月痛恨終身而德宗之崩與太后之登遐其時至近說者紛紜有謂帝崩在後者至東報所載「東亞公論」言當時之說為袁世凱使宦官李蓮英弑帝雖真否不可知要亦為反映袁之殘忍而說者又謂覺羅氏十傳之祚不二十年而致論亡律以春秋之筆謂亡清者袁氏可也或云漢末有袁紹末有袁崇煥至清末而有袁世凱袁氏皆不利於人國其說至趣因並及之

第六章 東撫之軼事

「任東撫之原因」世之論者曰戊戌康梁變政與庚子拳匪作亂是二者為愛新覺羅氏二百六十餘年來第一大變局而滿清亡國之機已消息乎其間而袁世凱出於現於東亞大舞臺上亦即在此時機中焉綜言之所謂戊戌變政庚子匪禍者實為世凱作一傀儡也何則自康梁失敗世凱始一躍而為山東巡撫及拳匪患起世凱再躍而為直隸總督問彼何以升遷如是之速彼蓋值此時機善用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之狡計以為一己進身地步嗟乎鄭牛賈友六君子頭血橫飛叔殺殺人夫已氏心肝

何在是項城之東撫與直督皆犧牲若輩生命換取得來故吾謂戊戌庚子之交上滿清君臣下而四萬萬同胞咸受嗟接與間接之損失其中佔莫大便利者惟袁世凱一人而已彼東撫及直督猶其最初發軔也

「拳匪與山東之關係」今請先述其任東撫時之秘史彼署理山東巡撫之日正魯省拳匪滋蔓之時先是前撫毓賢夙仇視外人遇有交涉案件發生不問事理曲直意持強硬態度祖民而抑外族語云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魯省民風強悍而無識之徒十居八九久之遂演成排外之舉動初山東堂邑本有八卦教舊名曰義和素精拳術其派分二系曰坎字拳曰乾字拳蓋為林清與八卦教之餘孽教中無分男女尊卑悉以師弟稱之彼自謂熟練一種柔術凡槍斃刀戟皆所弗懼以故四方無賴子弟失業游民悉歸附之於是勢益大當李秉衡撫魯時震驚其名曾招其黨從入署見兩黨魁各手持紅燈一叩之故彼自言此紅燈為教主二目光線所及槍斃弗能舉火李信之厚養有加及毓賢蒞任循舊規曹隨成例與拳匪深相結納其寵遇尤過李也適拳匪戕殺臨清教堂神父一案毓賢為御史彈劾罷官世凱趁間請於榮祿保薦接任其事西后以世凱破壞康梁陰謀曾有功於己也乃許之世凱又請榮祿訓練新軍俱往后可其請遂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將兵而抵濟南

袁世凱軼事

三三

「不為拳匪所動」以上所述皆為閱者其見其聞之事至袁氏在魯時之軼事尙有道及以下將敘其秘密歷史焉當世凱蒞任後拳匪中所謂大師兄二師兄者沿前優待之積習滿擬世凱必與之聯絡聲氣值袁乘興拜謁春紳時輒號召其徒衆提紅燈披彩衣排列街市如屏口喃喃誦咒語不置冀袁有所見而詢之也袁偽為不知愛憐悻悻去袁歸署叩屈從咸以義和拳師為對袁故詢其具何能力屬從張大其詞激揚之蓋屬從素與拳匪結識且屢受其賄囑為之先容茲值袁問故神其說欲袁納其言而重用之也袁氏於此似呈露一種欣悅狀態而決無何項之答覆旋亂以他語覆從快快下

「拳匪起事於高昌」居無何而仇敵之變起矣當項城蒞任時拳匪即欲說袁共謀排外策以冀毓賢之志不圖袁弗為動且嚴飭所屬一體保護僑魯之外人匪徒讒不得逞暗中煽惑愚民輩言四起謂袁為基督教徒當時山東都人士含羞數曉曉事

理者外其餘不怨謝沸騰即官場中亦有與袁反對者袁悉以鎮靜處之會清廷以膠濟鐵路特權許德人自由敷設魯民大起反抗迭呈世凱請其執拳匪趁此時機陰與袁民謀不如揭竿起事以扶清滅洋為名盡殲外人以洩平日之積恨衆素知拳匪不畏火器一致贊成於是風發潮湧瞬息萬變乃肇於萊州府之高密縣及昌邑縣該管官長亟電省垣告警世凱得是耗誠勿洩電調夏辛酉馮國璋姜桂題等率兵馳往肇事地方之附近鄰邑防堵弗與匪徒戰第扼其要塞毋令蔓延他處時各地教堂恐匪徒不利於己咸紛紛來電詰問袁一一答覆力任保護之責

『計殺大師兄』是時盤踞濟南之大師兄聞高密昌邑起事乃率其徒衆數十人逕謁見項城項城倒履迎之入侵禮有加更雙口贊其神術大師兄疑袁將已為助也亟請於袁曰外人欺我太甚彼築膠濟鐵路將以邪術擄取民間小兒女靈魂鎮壓於軌道之下俾車行時為之推送也吾黨不忍坐視已號召義人民起義於高密昌邑兩縣吾二師弟某某曾口誦神咒已咒死德人無算不日行廓清全省異族公為吾魯封圻忍坐視億萬生靈不思援手耶言至此黨徒拍掌雷動袁唯唯已而徐徐曰君教我若

袁世凱轍事

三五

袁世凱轍事

三五

何援手民人乎大師兄慷慨曰無他今日之事惟有一致殺殺外人不使復留遺孽也袁僞言外人火器銳利可慮大師兄笑曰但得長官曰諾也則一切布施自有吾僑責脫畏彼槍礮吾僑有奇術以破之袁曰君言吾滋不信大師兄未及答其徒衆固然曰長官荷懷疑者吾黨願於長官前試之袁固不可且曰脫傷及諸君他日與外人對壘不少一健將耶衆曰吾僑自願之縱使傷也於長官何尤袁曰可於是偕大師兄及徒衆潛署中校射場召衛士數十人圍匪徒環立各掣槍以備射擊時匪徒散處四五耦各提紅燈戰戟向空再步書符大師兄與袁並立請於袁候衛士發火袁手一揮衛士舉槍作欲擊狀衆匪徒亟伏於地甫起立衛士又如前若是者凡三次袁託謂衛士曰槍已實彈胡不發聲與哉神師之言驗矣言際目注大師兄而笑大師兄面含德色呼曰吾敢給大師師語未已忽聞鏗然一聲大師兄倒地仆且瘞

『嫁禍鄰省之毒計』初袁聞大師兄語知其語涉詭妄及射擊時預囑衛士以空槍相礙若輩蠢頑無知以為火器真無効力故自鳴得意袁乘其不備以小手槍擊大師兄應手而倒袁呼謂徒衆曰爾魁尙飲乃公彈沉汝曹技術不及彼乎速受縛苟不服

三六

袁世凱轍事

三八

從者行以爾曹血肉驅為吾貯彈庫此際衛士以槍上指扳機振聲暴噪如貫珠衆大駭羅列長跪叩首無算且至泣下既而袁忽發沈殺之語曰吾殺爾曹如屠狗豕耳足污乃公刃今姑釋汝速洗爾心革爾面目以邪術惑人荷再犯行不為爾者去之……語至此揮手令衛士逐衆出袁大笑而入休憩室當袁縱匪徒去也其參贊唐紹儀及統將段瑞瑞請於袁曰公既知若輩左道惑衆盡縛而戮之胡為令其出而貽害他處是誠解人難案矣袁微笑不答固詰之乃握兩人手入密室屏退侍從私語曰吾僑豈僅以撫軍（自謂）參議（指唐）統將（指段）終其身乎此舉即吾僑他日雄飛世界之絕好機會也今茲服高官厚祿者率皆肉食之徒耳彼匪黨弗能售欺於我安知不挾是術變惑他官逐彼去而之別省足以破壞而有餘山東為吾巡守地但求固吾圍不生變故吾僑作隔岸觀火計一任其鵲蚌相爭干而翁底事者縱弗能見好於政府然保障在魯之外人則其功亦足多焉苟得憑藉吾當乘機進步坐收漁人之利二君我知己也異日我安敢相忘哉唐段服膺其論又詢曰高昌匪亂將若何處置之袁曰吾已部署定矣於是密電夏馥姜三人迅速進兵剿匪一戰而捷衆皆逃竄

袁世凱轍事

三七

袁世凱轍事

三八

袁又使使說於匪曰爾曹伎倆袁公盡識之大師兄為萬衆首領尚不禁一擊欲盡殲黨羽恐有盲從附和者不忍加以慘殺苟散為良民悉免究匪知魯省無容足地遂竄於直隸京津之間斯時梟雄黨很之袁項城得遂其嫁禍鄰國之狡謀焉語云國家不至糜爛異材異能之士不足以出人頭地其項城之謂歟然其居心固測已不堪問而處置大師兄之手段實含有滑稽的性質是真視若輩如無物者

『迎養生母於任所』是歲光緒二十六年春二月事也其時距拳匪擾亂京師尚有數閱月之久著者於此不妨僞得餘閒追敘其在魯之小小一段歷史恐野史家採訪所未及者此際魯省全境幾無拳匪踪跡縱有二三蠢奴威懾於項城威望不致發焉思遠項城於此首先結歡外人令心腹將士將兵分別駐紮各要隘遇有教堂及外人通商地點尤嚴密防範是月其生母劉太夫人由豫至魯袁命儀仗郊迎之已則乘馬隨其後觀者途為之塞比至魯袁之夫人于氏率諸妾恭迎於僑門外魯人喧嘩稱其孝焉

『毒計殺妾與其僕』袁之姬妾是時共有五舍第一妾為朝鮮人及第五妾為天津

名妓外餘悉以婢女而充下陳相傳五妾名紅紅素聲於京津中袁居小站練兵時乃候補同知段芝泉以重金購置袁謀得右翼軍提調者姿首過衆九工琵琶且事事善解人意袁極愛之故竊遣房願楊花逐水性本輕狂雖侍妾無慮夕於心猶以爲未足會真有甲乙幹僕二美於姿嘗給役於內室紅一見醉心兩挑之久之遂入港雖兩足共著一靴輒無妒意袁每日起絕早入辦事室夜深始歸寢以故紅得悉情願願願焉詎事機不密袁微有所聞僞爲不知一日午後袁突入宿所瞥睹紅紅與甲僕並坐臥榻密語見至僕驚而逸袁捕得之閉諸密室紅紅長跪地上涕泣求恕袁作和易之語曰茲事余不汝怪余行年四十老日將至汝正屆妙齡烏有不厭棄休儒而狎裙屐少年者揣汝意旨舍彼殆無當爾願盼耶果爾余必償汝願紅紅疑其結已誓與甲僕絕遠出利刃叱曰若以余言歸汝而故作假惺惺狀態乎汝悅彼實告我乃公將曲予矜全否則行飲汝以刃紅紅畏其威嚇囁曰固所願也袁故躊躇曰吾室中盈尺地不甘任野鴛鴦宿雙雙飛惟有德彼挾汝潛逃庶稍全余之顏面紅紅泣曰妾安忍舍君而去袁怒叱曰弗去余必殺汝紅紅不得已諧之袁乃去紅

袁世凱軼事

三九

袁世凱軼事

四〇

紅啟密室使甲出告之故乃擬攜飾物與甲作次晨偕行計袁出召心腹傭婦說於乙僕曰紅姨汝甚將隨甲遠匿他方汝尚不知耶乙僕怒謂待紅不薄胡棄我他去欲入而詰之傭婦急止曰脫爲主人知均不免矣乙求計於傭婦曰盡要於路而殺之歸報主人匪惟得厚賞也且消滅汝與紅姨私通之痕跡乙聽其說明日乙果殺甲及紅紅於城外斷兩首返報袁謂乙姦姨而拐逃袁色立變暗曰紅姨將赴泰山行香昨白諸吾吾令甲僕隨之往汝胡事汚其名譽又斷送兩條生命然殺人者死例有明條余弗汝貸也於是不容置辯叱衛士戮乙於階下蓋袁久知三人曖昧事因假手於乙以殺兩人又殺乙以滅口對於家人尙用此欺詐手段則信乎袁之一生無往不施以詭譎也

『擢兵弁爲管帶』不數月而京津匪之亂作矣論其近因則爲當局大員惑於邪說利用之爲排外舉動論遠因乃端郡王載漪以弗能繼同治爲君欲推翻光緒而奪政權遂陰與死黨董福祥等相結假義和團匪徒以逞大欲事既發難而載動載瀾裕祿銓後桐趙舒翹英年啓秀等咸附和之更僞言匪徒神異上聞西后爲之惑而大

局乃不可問矣斯時坐鎮山東之袁項城得是警告謂唐段曰吾固謂若輩（指各大員言）無遠識今果驗矣於是飛電駐兵各要隘防守將遇拳匪格殺勿論一面與僑營外人約負完全保護責任當時一般反對者咸謂袁得外人重金故甘冒不韙有謂山東全省已由袁私售外人種種流言風發泉湧袁屹然不爲動俄而袁語四起謂有大股義和拳師飛行至魯已聯合軍隊將於夜間起事袁得耗候至更魚三躍僞師拳匪狀潛出徘徊於大本營門外往來窺探爲守衛軍士瞥見逐前執之以槍僞其面叩以胡爲袁故作倔強之詞曰余二師兄也奉主教者令特前來運動爾曹協力殺毛子（拳匪呼外人曰毛子）速介吾兄汝主將衛軍不可袁乃出腰金爲之壽衛軍擲金不顧且曰吾奉撫憲命苟有以左道惑人者行執而殺之言已捉髮曳曳之入適又一衛軍聞聲至叩其故乃緩頰曰盡受其金而釋之斯爲兩善策此衛軍弗許竟捉袁入營報告統將吳長純比吳出見袁大駭叱衛軍欲殺之袁急止之曰是真忠於所事者詢其名乃馬龍標也立擢爲管帶更命殺欲釋己者之衛士以儆其餘且傳諭各營謂撫軍每夜必偵探軍中於是將卒咸凜凜有戒心焉

袁世凱軼事

四一

袁世凱軼事

四二

『預料匪亂之結果』京津之戰雲既開各國聯軍奮集拳匪戰弗利神京岌岌可危西后發緊急諭旨召各省督撫率師勤王當時如宋祝三李秉衡輩莫不秣馬厲兵赴期北上大有滅此朝食之氣慨惟逼近畿輔之袁項城毅然反抗按兵不動更電致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提議九條契約力護外人保全東南治安時部曲慮項城以違旨獲罪力圖其說項城曰拳匪邪術也使之與聯軍戰決非其敵吾率兵入京非勤王直助匪耳戰而勝匪居其功敗則吾軍分其咎且后此際惑於左右倖臣之言耳終必醒悟竊恐今之主戰者他日將辭職於市曹以謝各國吾甘於是爲合之潮湧中官從附合縱政府責言是然吾保守魯省之微功亦可抵消遠旨之譴諸君若恐將來爲吾累也則請從此逝衆不能詰唯唯而退嗟乎項城之發此言蓋猶有兩重顧念在也一則逆料拳匪決無此能力與各國聯軍抵抗二則以己所訓練新軍征服內地土匪則有餘以之戰外人則不足由前一說彼有世界之眼光據後一說彼有自知之特識不寧惟是彼又預知此次中外失利後外人勢力必更有進步一意保護外人欲藉以博其歡心爲異日穩固一己之地位計觀彼倡議九條議案中之語氣即可知

其微旨矣

「李鴻章保獎項城」未幾直督裕祿傳旨電袁其不發兵之故袁於此又逞其狡詐手段...

「滑稽懲狎妓之屬員」以上皆項城撫魯時代之歷史著者既簡略言之矣然其軼事亦有一二端足以追述者...

袁世凱軼事

四四

青道吳某值五月初度同僚酬資齊集某妓家為吳祝壽高朋滿座車馬如雲...

第七章 督直之軼事

袁世凱軼事

四六

橫行鄉里受其害者不知凡幾官畏其勢錄利其金雖迭受控告終無術以懲彼袁下車甫入城...

袁世凱軼事

四六

右股肱頤德之還京後即賞袁穿黃馬褂并紫禁城騎馬寵任益加惟時京師大亂之後親貴王公多窮於財生計...

老嫗贈以紅色之雞卵醒而求之始知爲袁氏生子至是爲定兆穴於項城縣某山之原曰此吉兆也其後必貴宜廣置墓旁地十年以後吾言驗矣袁信之不疑而帝皇之妄想由是日繁繞於腦海而卒釀末路之逆施噫一言之不審術士其可信哉

「九江祭劉坤一」項城既安葬其生母即由原籍出發由信陽乘火車至漢口與湖廣總督端方參觀兵工廠及槍廠改乘輪船抵九江遇前兩江總督劉坤一之靈柩專輪載回湖南即囑船長停輪爲文以祭之其詞曰嗚呼我公一世之雄功名奕赫照耀寰中曾不假年而喪厥躬追憶往事淚垂滿胸昔在京師縱論諸子委蛇伴食何可勝紀未幾能止既亂能已茫茫人海惟四人耳合肥既逝失我師義弱一個能不悲思中原大局其何克支遙矚荆南所望南皮我自南歸爰葬我母取道潯陽將焉東走忽遇公柩與公素厚公靈實憑爲酌斗酒袁氏文字之不馴大率類此而其好大自誇蓋天性也

「總督署之刺客」袁氏之總督直隸兼差甚多如兼北洋大臣兼管長蘆總政大臣督辦關內外鐵路參預政務大臣督辦商務大臣兼會議各國商約督辦蘆漢鐵路公

袁世凱軼事

四七

司事宜督練八旗兵丁督修正陽門工程督辦電政大臣會訂商律大臣會辦練兵大臣等事權既重族之者衆於是總督署有捕獲刺客賈炳仁之事有謂因袁氏主張聯俄而發生者有謂係某滿大臣主使者袁氏則釋之不問主使爲誰及所以行刺之故笑揮之去且贈以金故此事至今人尙疑之

「狂生之上書」刺客一事已足動人疑惑而更奇者則爲某狂生之上書狂生之書曰（慰慰督部足下某聞識時務者爲俊傑通機變者爲英雄足下以天縱之英才爲世而出一切審時度勢觀變沈機當不假僕談矣願某以旁觀者清有不得不爲足下告者竊維中原板蕩垂二百有餘年撫有我土地奴隸我人民亦已至矣論者或以君位爲虛榮民權爲實際歐洲大陸且有迎異國人以爲君者尙得自由幸福又又何求願迎君者出於國民之公意承認而奉以爲君亡國者出於強敵之野心征服而兼併其國聖量比較殆類天淵此如可行則甲午之役庚子之役皆可任操縱於列強之手公等固不必慮民膏搆和議爲朝家保全計也夫專制之酷貽笑全球牛馬同胞不憐人類固已久矣而猶可以迎君相比比例耶年來盈廷嚶語立憲立憲之名詞變法變法

之聲浪遍唱於人間然而改換面目襲取皮毛早爲識者所哂足下洞識外情熟觀大勢眞耶僞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紀而降專制政體環球將無立足之地而欲以直縛漏粉飾彌縫與列雄角競於弱肉強食之時愚者亦知其無濟而足下欲以一之微支將傾之大厦片帆之影挽已倒之狂瀾也不亦惑乎昔令先尊君以一世之雄駐軍宿州抗捻曾於西北堵洪黨於東南旁午軍書憂勞成疾其爲國家効力死也至矣然而百戰之將位不過中丞賞不及封典而高坐堂上安居無事者王也公也侯也伯也車戰斗量何可勝數嗟乎異姓之卿雖動不錄尾大不掉久懸爲大防矣慶同降之性命遂故國之山河以奉之於虜主先君九原有知將相膺悔數日道非其道愧不早爲劉因也功奢賞吝動輒招疑昔張廣潤柴大紀之徒以汗馬殊勳積封侯伯順一言見忌斧鉞相隨況足下無昔人之烈而權重於當世者耶或以人臣事貳始爲不忠舊學太師重爲箴訓獨時勢不同即強權互異藉使主權尙在當朝國勢尙倖各國可以守土可以保民則如足下等後先疏附之徒肫誠竭誠能以致國家於自強是足下等必能保殊勳至於永世全晚節以無有異心亦固其所然某觀於南北口岸之租界

袁世凱軼事

四九

袁世凱軼事

五〇

是有土地而不能保守也礦權路權之損失是有權利而不知保守也祖國之國權去中土之主權復非祇以羅雀掘鼠以續保被征服國之君位殊榮對外則以賠款供輸對內則以專制殘殺日蹙百里將輾轉而日即於亡而足下猶欲擁護之何其昧也某等以爲今日非改革無以救亡方今種族昌明民情可見矣藉非國民主動必不足以實行立憲苟欲得將來之建設舍現在之破壞無他道焉今足下居要位執大權所以致此者不過前倚榮祿後倚慶邸以爲援耳足下才華卓越高出同僚猶依附草木以致通顯公何委曲自苦且亦不知黃雀在前持彈者之日伺其後也舊軍臨敗已下爲編練之政治腐敗足下爲爭改之竭盡愚誠反譏謗新軍方成兵權遽奪廢置堅冰足下曾一念及將來所有如何不測否耶在昔伐越成功功員見殺召吳秦凱之種受誅劉項之勝負既分韓彭之首領難保人亦有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亡良弓藏古已如此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足下欲倚以爲建殊功望榮顯今足下位高招徠後來禍福誠未可料爲足下計與其踴躍待罪不如奮起求全復故國之河山追同治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憶昔法倡革命實啓民權美苦煩苛乃倡獨立造世

雄華章未遠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世英雄待足下也乃若以今較昔煩苛逾於美國專制甚於法人炎漢聲靈淹然漸滅如是之久矣即足下能享優崇保富貴怙心侃侃以待百年而塗炭水火普遍中原足下一人笑而萬姓哭足下豈安乎況復原鹿復危城孤自舞慘懷麥秀將召瓜分行使種族長沈山河永碎猶太往事人所同悲公亦人類應有感情念及前途杞憂何極不付胃味聊佈區區惟足下圖之哀得書常以以示幕僚及其好友云

「袁世彰致兄書」袁氏當日之心迹固難測度即其弟世彰亦有致兄一書并錄如下（四兄大人尊鑒竊以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歷歷可考者如大舜周公文柳下惠司馬牛也聖賢尚有兄弟之變況乎人乎讀棠棣之詩則必洒淚渾書弟亦有兄弟之感耳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燕也無我此乃常人常事常情也若關平君父之大義雖兄弟亦難相濟德異則相背大舜聖人也周公亦聖人也舜能感化傲象周公則誅管蔡舜與象為骨肉之私嫌舜有天下不必加之誅討管蔡乃國家之公罪而周公不妨以大義滅親吾家數世忠良數世清德至兄則大失德矣二十年來

袁世凱軼事

五一

袁世凱軼事

五三

之事均與先人相背朝中所劾者四百餘摺皆痛言吾兄過惡吾兄撫心自問上何以對國家下何以對先人母親在生之日諄諄誥誡於吾兄而兄置若罔聞將置母親之訓於何地兄能忠君孝親乃吾兄也不能忠君孝親非吾兄也弟避兄歸隱故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間或通信後十年片紙皆絕今關乎國家之政祖先之祀萬不能不以大義相責也自吾兄顯貴以後一人烹鼎衆人嚙汁以弟獨處茅蓬居僻壤功名富貴終不敢問津今則吾兄貴為總督弟則賤為匹夫非故為矯情也蓋弟非無心者也兄於弟固不必過加親愛弟於兄亦不敢妄有希求吾兄之愛弟與吾兄所知弟求所無愧於己心而已弟挑燈繼履供晨夕之助纓枕漱石吸清泉以自如不特無求於兄亦無求於世也雖然清苦自安實榮於顯達荷不自愛弟亦不難隨與身敗名裂蓋使為人指責曰此為某人之愛弟也某人之羽翼也某人之爪牙也弟此時自問將無以自處弟視大義如山丘視富貴如浮雲惟守母親遺訓甘學孟節老於林下而已昔者己亥之春弟曾上親供於護理河南巡撫景月汀請他轉稟相曰朝中無有能制吾兄之人若解其兵權調京供職固所以存兄實所以存功臣之後也云云其言昭

昭如在目前自今以後但願蒼天有知祖先有靈吾兄痛改前非忠貞報國則祖先幸甚國族幸甚臨臨揮淚書不盡言專此敬請近安六弟世彰頓首

「金媛媛之死」袁氏姬妾甚多金媛媛者上海之名妓也媛媛死袁為不豫數日慶王奕劻歎袁為多情然不過一時之悲悼久亦忘之矣

第八章 外尚之軼事

「操縱奕劻」袁既為外部尚書未幾又奉旨參預軍機時慶親王奕劻者為軍機大臣領袖而又兼轄外部事務也為人驕名貪利遇事得意用柔媚圓滑手段而無果斷之能力袁即利用之為己傀儡凡有交涉事件發生表面上袁輒不敢自專請奕劻先外人知其無能故難之陰與袁秘密會議造就緒真始告助會衝突聞決不居功助服其能而又悅其謙讓也每屑召對惡游揚袁之才識不止以故西后愈信任之

「利用振貝子」助之長子載振恃父勢驕作狹邪游前納楊翠喜為妾遺言官彈劾且涉及奕劻助曾勒令載振退楊而息浮議振頗慙父以故家庭間失利及袁任外部當置酒招振飲把酒縱談偶道及翠喜事振微有醉態痛詆乃父年越古稀尚廣蓄姬

袁世凱軼事

五三

袁世凱軼事

五一

妾獨不容已納一楊翠喜袁故詢翠喜顏色振口講而手摩之稱道弗置袁曰子欲尋舊好乎振躍然曰固所願也第格於物議耳袁答言無慮振乃求計於袁袁謂數日後有以報命也振謝而去袁亟召段芝貴至叩翠喜踪跡蓋翠喜與段本有舊盟前前者獻翠喜於振蓋用此美人計以博取黑龍江巡撫比失敗助又挾子逐翠喜無所歸仍依段別營秘密香巢貯之也此次袁召段告之故段使翠喜易名入袁私第寄袁夫人子氏為假女振則朝去暮來外人無從知也於是振亦呼袁為乾父矣（以翠喜為袁夫人之假女故也）此亦政界中之趣聞也由此振於助前必盛稱袁助愈倚重之斯時卑瑣齷齪之段芝貴雖未開復原職而王公大臣之門數數有其足迹焉

「金錢勢力」袁嘗對人言天下無難事惟有金錢自能達到目的耳是以袁之一生處政海潮流中事事能著先鞭者固由於手腕敏活其大半亦依賴黃金勢力也由駐高麗以迄直督止姑置勿論即就任外部時代言之凡官禁之內監嬪女王公私邸之家臣陪從戚賂以金錢報告其秘密消息每月所需約在十數萬金左右然歲入俸資不敷一月之用彼乏點金術其不足者又將取償於何處不知其有絕大之利源來也

當袁任北洋大臣時長蘆鹽政歸其管轄其時長蘆積弊甚多前督因循敷衍不予改革項城接事後招老於該署之吏胥餉以重金諮詢弊端更許以垂久之權利更悉其語和盤託出袁即命之著手清理數月始畢所事袁核計每歲正供較前漲至倍蓰外又增盈餘金約二百餘萬乃匿是金不報收入已盡留吏胥在署專司出納無何藉他故殺吏以滅口其手段險詐有如此者光緒三十三年袁升遷外部后詢何人堪繼直督袁力保其中表楊士驤當時人第謂袁在任積虧空其鉅以楊為彼至戚故薦其承乏為已彌補計不知其要楊匿報此盈餘二百餘萬之鹽款每歲仍悉數供給已也彼所謂彌補虧空者殆猶欺人之語耳及楊卒端方繼任端又與袁為兒女親亦不願為是事結怨於袁袁雖龍官此項餘款仍潛解彰德據個中人云袁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熊鳳凰掌財政派張弧任長蘆運使是款始歸國有焉

「與張之洞之惡感」袁任外部兼入軍機後不數月張之洞亦授體仁閣學士入閣先是張督鄂有年創辦新政頗為當時推許及袁任直督所行政策較張尤迅速著成效嘗詆張為（皮相之維新派）張聞而隱憾之屢與其所屬梁鼎芬言袁之輕已梁

袁世凱軼事

五五

袁世凱軼事
五五
仰體意旨遂以鄂臬名義彈劾慶邸及袁傑於操莽剽竊之徒袁偵知為張之主動衝張刺骨比張入京袁與之遇含普通寒暄數語外不輕交一言蓋張夙目袁為新進袁以張為不新不舊之冬烘頭腦以故意見儼同水火奕助以張資格聲望兩者俱備且得西后信任乃居間為調人力作撮合山使袁聘張之女孫為媳雖秦晉仍不啻胡越也

袁世凱軼事

五六

「梁士詒之知遇」梁以庶常吉士散館就職同知歲分直隸數年鬱鬱不得志嗣黃綠楊士驤幕僚得充督署文案幫辦奏稿三年保薦卓異賞給五品京堂旋與楊為他事衝突遂辭職後復詣京師佐僚無聊因與袁之僕僕通詞僕僕梁於袁令梁謁見袁叩以何能梁以工楷書善作館閣詩自詡袁笑曰噫凡此皆傭書奴伎爾耳吾幕下如君者何可勝數時至今日不思於政治中求生活而猶覬覦於帖畔章句乎子休矣梁慚而出問計於僕僕曰此公（指袁）最注重者外交人材與生計學問耳梁歸質衣購此兩種書籍簡練而揣摩之數月勾於僕為之介見袁袁冰語曰近曾從事於楷書試帖乎梁正色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詎不才自聆訓言後歸而事新學今者行以割

言貢之鈞座也因侈談外交及財政兩門津津不倦雖接諸事實未必適用然其繼續議論亦足以自豪袁大奇之遂聘充顧問梁更事畢意遂迎袁歡比袁推獎外

「漢邊交涉之秘史」漢邊交涉自光緒三十一年發生前外部尚書瞿善化辦理不克就緒以致案懸兩轅迄未解決自袁蒞任後緝閱此項條件知法人要求過鉅允之則失國權弗允則法人又生其他意外之糾葛於是教請英使朱爾典為秘密調人請將經營隆興隆安等處之鐵路自由敷設權一條打消餘悉如約辦理法人弗可要以相當交換之利益袁願出私囊五十萬金為代價法人領之議成聞於上上嘉其能比簽約第調演督錫良轉任殺首禍之楊清貴等數人給八萬二千佛耶撫恤法之將校而已至五十萬金袁在匿報之長蘆鹽款項下提出交割而西后及部臣不知也袁蓋以五十萬金來之物購取善辦外交之美名其巧詐有如此者

袁世凱軼事

五七

袁世凱軼事

五八

中大小各官祝壽者人多於鄒袁皆畧與周旋惟對於內監總管李蓮英則尤優禮有加晚筵既散各王公大臣皆去袁獨要李少住引入密室置酒對酌狀極攜謙李固憐警過人者故以言話之曰公胡遇某獨厚耶袁笑曰無他僕欲詢問佛爺起居稍舒臣子汙念以公日近佛爺見聞較確耳李曰公置意老佛須知老佛亦時垂念公也袁聆語亟起伏地叩首李扶袁坐曰公何羅拜僕前不令僕折煞壽數乎袁曰公事得佛爺歡心且密通咫尺吾見公如見佛爺是以再拜耳李點首而笑既而曰公謂我佛老佛歡心然則老佛悅公者詎在僕下脫不悅者公之升遷烏有如是之速耶袁容答曰是壽公之輪旋力也李笑曰公可謂解事人也於是歷言后之近狀袁一一謹記連垂淚曰吾兩人惟願佛爺常在則吾儕可保其龍伴弗衰不爾者……語至此以下不能繼李歎曰公言是也未幾輟飲李去明日袁入值后召之入偏殿絮絮話常事簾隱約其詞曰勤爾職勿慮也袁涕泣感謝而出

「借款與鐵道之利益」彼時中國鐵道約二十餘條其已成者十之六七未成者十之三四然已成者率多抵押外人未成者又待款與築袁與各國密議借資建設未